葫芦河边

郭文斌



每次回家,当车子从葫芦河大坝上开过,我就会想到我的童年。

小时候,我和川娃喜欢趴在玉米秆搭成的房子里,看着永远不知疲倦的葫芦河水,心想,这些水是怎么来的呢,怎么就流个不停呢,它不累吗,哪儿是它的眼,哪儿是它的手,哪儿是它的脚呢?它这么匆忙地赶路,是要流向何方呢?又是要去寻找什么呢?

川娃家的玉米地就在河边,被无边无际的苜蓿地包围着。玉米收成后,我们两人就用玉米秆在河边搭房子,再在里面横放两捆玉米,就是我们的炕。自己搭的房子有一种特别的美,玉米秆散发着太阳的香味,也散发着葫芦河水的气息。父亲说,玉米从一粒种子长成人那么高,除了吃阳光、吃地气、吃肥料,还喝河水。

逢到旱年,这河水就更显得金贵。看着一河边的人,挑水浇田,川娃就会得意地说:"还是我爷爷有眼光,把院子打在河边。"我反驳:"可是逢到发大水,也危险啊!"只见川娃眼里的光芒一下子蔫了:"是啊……"有一年,河水涨起来,就淹到他家炕头,把一窝鸡全卷走了,他娘哇哇地哭了两三天呢!

后来,要打坝了,这片玉米地也要没了。眼看着一条活泼可爱的河里多出来

一个大坝,熟悉的景象不再,让人心里有 种说不出来的惆怅。

大坝打成那天,村里人敲锣打鼓地欢 庆,川娃爹却蹲在坝面上,望着玉米地出 神。我看到他的眼里噙着泪水。但川娃 的好事来了,他爹拿出补偿款,请公社里 最著名的裁缝给他缝了一身新衣服,可把 我眼馋坏了。

一晃许多年过去了。今年回家,儿子嚷着要到坝里划船,我们一家就租了一条小船,在坝里游览。当船行至川娃家玉米地的水面上时,我跟儿子说,这下面,有你爹和川娃伯伯的童年哩!

我给儿子讲自己童年的故事。

记得河坝修成后,我常和川娃在晚饭后到玉米屋,趴在玉米捆上。暮色中的河水有种说不出的神秘,对岸人家的灯光映在河水里,星星点点。蛙声像过队伍一样,一阵比一阵起劲儿。青蛙一定知道我和川娃正竖起耳朵听,才那么带劲儿地演唱。

这是秋天。

夏天的时候,我和川娃最喜欢烧玉米吃。一垄垄地找,一株株地看,找那些快成熟的玉米,烧着吃。寻个地埂,挖个灶,把玉米放在上面烧得半生不熟,饕餮一通,然后哈哈大笑,因为我们吃得满嘴满脸都是黑,变成了黑包公。

春天,最难忘的是在河边割苜蓿。盼着盼着,苜蓿从地面探出绿色的小脑袋,我们就开始拿刃子割了,割满一篮子,回去让娘给我们炒上一小碟。那个香啊,真能把人香晕!

苜蓿既带来了春天的消息,也带来了春天的恩泽。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,能够吃到一碗香喷喷的苜蓿,真的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享受。但苜蓿不能多吃,吃多了

胀肚,往往一夜辗转难眠。

终于有一天,苜蓿老得不能吃了,我 们就割来喂牛。喂牛的时候也要操心,不 能让牛吃多。

有那么几天,一河滩的蓝色苜蓿花开放了,给葫芦河穿上一身蓝花裙子。蜜蜂像彩云一样覆在上面,如金的阳光经它们的翅膀折射到我和川娃的眼睛里,让我俩觉得这世界是如此甜蜜,如此光彩照人。

川娃要折一个玉米秆咀嚼,玉米秆里的汁子就像蜂蜜水一样甜。每年收玉米时,我们都会美美地咀嚼一通。但是这个季节不能,我抓住川娃的手,说:"这玉米秆折了,它身上的玉米棒不就死了吗?"川娃恳求道:"就折一个。"我说:"一个也不行,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。"川娃一听,缩回了伸出的手。

川娃家种玉米时,爹带了我去帮忙。往地垄里点种子时,爹说,你看这种子多神奇,一粒下土,就能长出一株玉米。一个玉米棒儿上,又结着那么多玉米,少说也有二三百粒吧。一株玉米秆上,结四个玉米棒儿,就是一千粒。一粒种子,一下子变成一千粒,神奇吧,种一得千,这就是天理。再说,只有种子,没有地力,它也长不成,没有阳光,它也长不成,没有雨水、河水,它也长不成。一粒种子,要变成一千粒种子,里面包含着多少天赐的缘分呀!

经爹这么一说,手里的玉米种子一下 子神奇起来。再往犁沟里点时,我就多了 一份感动和珍惜。

在玉米屋里玩够了,就开始"渡江"。 这是我与川娃常玩的一个游戏,因为那时候,我们都特别喜欢《渡江侦察记》这部电影,都崇拜李连长。于是我们俩交换着扮演李连长。只不过,在我与川娃的游戏 里,枪是玉米秆做的,帽子是柳枝做的。

"首长,赶快打信号,红色,三发!" 随着声声"炮响",我与川娃的"渡江"

江面上全是"船只",那是我和川娃用 玉米秆扎的……

如今,随着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在葫芦河东岸落成,随着"文学之乡"落户宁夏西吉,故乡的河越来越出名了。近几年,每逢夏天,我就在这里组织"文学之乡"夏令营,一次次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故事,常常会把我的泪水讲下来。

夏令营里,我们也让孩子们挖锅锅灶烧土豆、烧玉米,也让孩子们在河边住帐篷、看星空、听鸟鸣、观日出、赏月色,体验乡村安静和深沉的夜色。孩子们的兴致也非常高。

小船靠岸,妻儿去爬山了,漫山遍野的杏花正在怒放。我坐在山坡上,望着葫芦河,再次想起了《渡江侦察记》的台词:

"四姐,我们要走了,我相信,用不了 多长时间,我们就会再见面的。"李连 长说。

"不管时间长短,我一定会等你的。" 四姐说。

一晃五十多年,我坐在故乡的山坡上,李连长和四姐的影像再次浮现在眼前,我的鼻腔陡然一酸。五十多年,这条葫芦河,一直不停地流着。岸边的父老乡亲,大半已经归去;孙子辈们,像庄稼一样一茬一茬长起来,他们再也不用像我和川娃那样,为衣食所困,也不用像我和川娃那样,要小心地提着鞋,蹚过葫芦河,跑几十里路看一场电影。

但我并不羡慕他们,那曾是属于我们 那代人的日子,是我们的生活,是我们的 课堂,是我们的童年……

国

美◀

馆国

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四川乐山读书,老师领着我们参观三苏祠。好多印象都模糊不清了,但清晰记得威严地坐在三苏祠飨殿的那三尊塑像。他们如炬的目光,像一道闪电,穿透我的心灵。

1997年,乐山市分出毗邻成都的六个县来,成立了眉山地区。我背上行囊,作别家人,义无反顾地加入建设眉山的队伍。

来眉山报到的那天,正值金 秋开学季。我走进单位三楼的 办公室兼卧室,推开窗户,琅琅 书声便传入我的耳中。定睛一 看,但见一群学生排成横队,端 端正正立于东坡盘陀像前,齐声 诵读着苏东坡的诗句。

此楼正位于三苏祠的北边, 与三苏祠仅一墙之隔——原来 我与苏东坡做了邻居。

从办公楼出去,往西,拐个弯,就到了纱縠行的西头。这条约八百米长的街道,紧贴三苏祠的西边和南边。那时我常去地区行署送签文件,屡屡穿梭于纱縠行之中。

纱縠行这个名字起于何时, 已无从考证。但在苏东坡那个 年代,就已经叫这个名字了。苏 东坡的母亲程夫人当年就在此 做丝绸生意,苏家殷实由此 开始。

这是一条历史悠久、底蕴深厚的文化街区。从这条街,走出了中华文化史上鼎鼎大名、位列唐宋八大家的"三苏"父子。并以此肇始,两宋年间,西蜀小州眉山产生了八百八十六名进士,约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三。仅苏轼、苏辙考中进士的嘉祐二年,眉山就有十三名进士。连宋仁宗都禁不住赞叹: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。

但喧闹掩盖不了它深沉的文化气质。从三苏祠南大门经过,我抬头就能看见何绍基手书的"三苏祠"三个大字。透过厚重的木门,张望苏东坡的"写"里,隐约还能看见端坐飨殿的那三尊塑像。有一天,我从一通长长的石碑下经过,突然被吓了一跳——刻于碑上的文字,就像嵌进去的无数双眼睛,注视着过往行人。原来这是一种叫"阴刻"的雕刻方式,苏东坡的《赤壁赋》正传递出历史的回响。

2000年,眉山撤地区设市。 也是这一年,我搬进了位于城市 新区的新办公楼,住进了离办公 楼不远的新住宅。办公和生活 条件是改善了,可与三苏祠的距 离一下子就扩大到了五公里。 我的心里隐隐有一种莫名的 怅然。

好在,随着城市的生长,苏 东坡的"家"也在不断延展。

我居住在旭光小区,跨过小区南门外的东坡湖,就上了东坡岛。那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岛屿,依岛而建的城市湿地公园足有三千八百亩。公园不但借了"东坡"之名,而且把东坡的书房、厅堂"移"到了这里。"修身堂"、"悦读坊"、刻于亭台楼榭上的"三苏"名言……置身东坡岛,我仍然是苏东坡的"邻居"。

眉山人对苏东坡的感情浓郁而真挚。2012年纱縠行历史文化街区提升工程启动,管网下地、雨污分流、风貌整治,最重要的是将人车混行改为步行街,还在街道两端恢复牌坊,人们远远地一望便知;收回出租门市,增设面向大众的东坡书院……2013年,又对三苏祠进行整体维修。从此,苏东坡的"家"里"家"外面貌更舒心了。

空间上的邻居,也催促着我

城市的灵魂,在于这个城市向内生长的文化。它像一束光,照见自己,也照亮别人。我相信,因为苏东坡,眉山这座城市会给予人们更为丰富的体验和感悟。愿你无论身处何地,都能与东坡比邻而居。

冢乡的果树

龚浔

我的老家在江苏淮安,所住方圆 百里都是平原水乡,湖大塘多,河密田 洼,果树就变得稀罕。而我年少时,交 通物流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,家里也 不宽裕,如今人们常吃的苹果、橘子、 香蕉等,我只是偶尔见到,没尝过几 口。至于我的孩子现在爱吃的柚子、 橙子、火龙果、百香果以及更稀奇的杨 桃、莲雾,我当初甚至没听说过。

他、连奏,权当彻甚至及明记过。 记忆里,那时家乡能产的水果只有柿、枣、桃、梨、葡萄等少数几种。 柿树常见,我的老家屋后河边现在还有一棵柿树,那是我们家唯一种过的 果树。柿子要等到秋后才熟。摘下来,一般要放在糠里或粮囤里捂一 来,等到红了、软了才吃。柿子吃的时候,螃蟹也上市了。这个时候大 的时候,螃蟹也上市了。这个时候大 人,也不能一起吃,吃了容易不

舒服。 枣树,就见得少些。小时候过年过节,父母去看望长辈时,少不了要带一点蜜枣或者红枣,应该都是外地运来本地出售的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有一个疑问,树上长的青枣和蜜枣、红枣是一种东西吗?直到后来去 了外地,长了见识,才慢慢搞明白。 村里不小人家还种过桃树,在

村里不少人家还种过桃树。在乡村小学读书的时候,暑假前夕桃子成熟,经常有同学带着自家种的桃子到学校分享。圆的、扁的,硬的、软的,没熟的、熟透了的,和现在更方便地吃到的各种水果相比,大概胜在更新鲜,从树上到嘴里的距离大概不会超过一公里。

梨更常见些。相对较多的是长得圆一点的,形似苹果,果皮偏黄。不少人家在房前屋后插空零星种植,长还有一种梨,颜色深一点,个头大一点,甚至有一两斤一个的,水分充足,味道很好。它或许就是我后来更知。它或许就是叫它"唐圩梨"。它或许就是叫它"唐圩型"。我们乡里唯一集体种植的果园种到湖边圩区,新成规模。那时时,经常有小商贩骑着自行车,载成时时时,经常有小商贩骑着自行车,载成了我的许多同龄人年少时味蕾上的记忆。

后来,因为树龄增大退化或是别的原因,这里的梨长得越来越小,口感也不似以前,最终梨园改种别的作物了。

再说葡萄。严谨说来,葡萄算不上树,但葡萄一年接着一年长,藤长得极粗壮,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叫它葡萄树。我的父辈也曾在院子里种过葡萄,种的是当时刚引种的巨峰葡萄。从原有的植株上剪下一根不长的枝条,拿回家插在庭院里的墙边柱旁,开始时仔细浇水,待其成活后基本上就不用管了。葡萄藤会自己沿着柱子或者墙角向上攀援,不用几年,便会覆盖整个墙头棚顶。

葡萄成熟的时候,正是暑假,小孩子们都在家。每串葡萄一般等不到全部成熟,就会被孩子们精准地挑摘走。有时孩子们也会尝到没完全熟的葡萄,人口酸酸的、涩涩的,但那已经是难得的水果,吃完忍不住还

如今回忆起来,似乎还能从舌尖 上生出那些果实的酸甜味道。我想, 那就是乡愁的滋味吧。





"卖豆腐哦,卖豆腐哦……"儿时的记忆中,这是邻村一位身材消瘦的中年汉子正在走村串巷吆喝。听到这声音,乡亲们会不约而同拿出簸箕,端半斤黄豆出来,换回几块热乎乎、洁白嫩滑的
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,缺农少食,豆腐一直是乡亲们口中的"植物肉"。印象中,母亲每隔一个礼拜会做一小碗香喷喷的豆腐,弥补我们成长所需的营养。

上初中的时候,班上来了一位来自北方的随军女教师。有一天中午,我正蹲在食堂门口的小溪边吃饭,她边吃饭,她边吃最我聊天。我有些紧张,支支吾吾地回应着。她突然说了一句:"我发现你们这边的孩子皮肤都挺白皙细嫩的豆腐,脑子灵的了,顺嘴就冒出了一句:"我们人和家养人!"老师先是"啊"的一声露出惊讶的表情,不一会儿,就看见她走进来。我突然有些得意,没想到平时自己笨口拙舌,今天居然说了一句这么机灵

り店。 那/

那个年代,家家户户每年都会在自留地里种上几分黄豆,每家灶台前几乎都有一个标配——一台直径一尺两寸左右的小石磨。浸黄豆、磨豆子、做豆腐,前豆腐,是逢年过节的必备。

腐、煎豆腐,是逢年过节的必备。 家江西新余市人和乡地处海拔一千多

豆腐香 乡情长

何智勇

"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"这话一点不假。做豆腐是一门技术活,也大有学问。相传,本地祖先效法浙江钱塘江及安徽淮南一带的"菽乳"制法,经发展演变,形成了具有本地风格的豆腐制作工艺:石磨磨豆、铁锅煮浆、石膏点浆。经验丰富、技术老到的手艺人,一斤黄豆至少可以做出三斤半豆腐,技术差一些

米的蒙山之阳、蒙河之畔,不仅山色灵秀,泉水更是纯净甘甜。人和豆腐便取自这天然矿泉,所以口感与众不同。

的,可能一斤半都做不出。首先,要精

心挑选颗粒饱满、光泽度高的豆子。接

着是浸泡豆子、磨豆子,豆子磨到一半

做豆腐用水十分有讲究。我的老

时,就要去烧火用铁锅煮开水。

开水煮豆子、滤渣,留下嫩滑的豆浆,之后就是最关键的点豆腐了。所谓点豆腐,即给豆浆加入凝固剂。俗话说:"点得好,豆腐脑;点不好,黄浆水。"我们老家用石膏点豆腐。先把石膏水

分四次倒入豆浆盆里搅匀,盖上锅盖, 几分钟之后一大盆水豆腐就做好了。 随后用洁白的纱布把水豆腐包裹进专 用的方形木框里,压上石头成形。一块 块洁白的豆腐,就大功告成了。

人们口中,豆腐谐音"都福""都富",寓意着大家都福禄安康、都富起来。随着经济的发展,绝大多数农户果然都富起来了,不再自磨豆腐了,少数传统手艺人也采用先进的工业机器。原来磨十斤豆子需要一个多小时,现在十分钟不到就能完成,省时又省力。

乡亲们逐渐走出山村,人和豆腐也跟着走进城里大大小小的菜场、食堂、酒店,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。顺应市场需求,除了原先的"老三样"煎豆腐、水豆腐、油豆腐之外,乡亲们还不断推出新产品新口味,如豆腐皮、豆腐丝、鱼豆腐、麻辣豆腐干、豆腐罐头等,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样需求。"一品之优,带动一地之游",人和在传统古建筑中单独展示豆腐制作工艺,吸引越来越多的城里游客前来体验、品尝……

本社社址: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: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:100733 电话查号台: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: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: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1.80元 广告许可证:京工商广字第003号